



周歷北調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

南腔北調集



魯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

南腔北調集 魯迅

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同文書店初版



一九三四年的魯迅



題記

一兩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學家，現在是好像不在這里了，那時候，卻常常拉別人爲材料，來寫她的所謂『素描』。我也沒有被赦免。據說，我極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於用語，則是南腔北調。前兩點我很驚奇，後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於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即使在電影上，不也有時看得見黑奴怒形於色的時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裏拿着皮鞭的走過來，便趕緊低下頭去麼？我也毫

不強橫。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鄰近有幾家放鞭爆，原來一過夜，就要『天增歲月人增壽』了。靜着沒事，有意無意的翻出這兩年所作的雜文稿子來，排了一下，看看已經足夠印成一本，同時記得了那上面所說的『素描』裏的話，便名之曰『南腔北調集』，準備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噓集』配對。我在私塾裏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乾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麼『偶成』，『漫興』，『作文秘訣』，『搗鬼心傳』，這回卻鬧到書名上來了。這是不足爲訓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過一本『僞自由書』，如果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了一本了。於是自己覺得笑了一笑。這笑，是有些惡意的，因爲我這時想到了梁實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編副刊，

一位噓囉兒就在那副刊上說我和美國的門肯 (H. L. Mencken) 相像，因為每年都要出一本書。每年出一本書就會像每年也出一本書的門肯，那麼，喫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於美國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傳授似的。但梁教授極不願意因他而牽連白璧德，是據說小人的造謠；不過門肯卻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雖出自徒孫之口，骨子裏卻還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頭一撥，君子就翻一個筋斗，我覺得我到底也還有手腕和眼睛。

不過這是小事情。舉其大者，則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寫的『非所計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惡夢，胡裏胡塗，不久就整兩年。怪事隨時襲來，我們也隨時忘卻，倘不重溫這些雜感，連我自己做過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一年要出一本書，確也可以使學者們搖頭的，然而只有這一本，雖然淺薄，卻還藉此存留一點遺聞逸事，以中國之

大，世變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罷。

兩年來所作的雜文，除登在『自由談』上者外，幾乎都在這裏面；書的序跋，卻只選了自以爲還有幾句可取的幾篇。曾經登載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頭』，『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等，當時是大抵用了別的筆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沒有發表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於上海寓齋記。

目錄

一九三二年

『非所計也』……………	一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三
我們不再受騙了……………	九
『豎琴』前記……………	一三
論『第三種人』……………	一九
『連環圖畫』辯護……………	二六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鬪……………	三三
『自選集』自序……………	三七

『兩地書』序言.....	四二
祝中俄文字之交.....	四八

一九三三年

聽說夢.....	五七
論『赴難』和『逃難』.....	六二
學生和玉佛.....	六八
爲了忘卻的記念.....	六九
誰的矛盾.....	八七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九〇
『蕭伯納在上海』序.....	九七
由中國女人的脚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一〇〇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一〇九
關於女人	一一五
真假堂吉訶德	一一八
『守常全集』題記	一二一
談金聖歎	一二六
又論『第三種人』	一二九
『蜜蜂』與『蜜』	一三六
經驗	一三九
諺語	一四二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一四五
沙	一四八

給「文學社」信	一五一
關於翻譯	一五三
「一個人的受難」序	一五七
祝「濤聲」	一六一
上海的少女	一六五
上海的兒童	一六七
「論語」一年	一七〇
小品文的危機	一七八
九一八	一八三
偶成	一九〇
漫興	一九四
世故三昧	一九九

謠言世家	二〇三
關於婦女解放	二〇七
火	二一一
論翻印木刻	二一三
『木刻創作法』序	二一九
作文祕訣	二二二
搗鬼心傳	二二八
家庭爲中國之基本	二三二
『總退卻』序	二三四
答楊邨人先生的公開信	二三七

一九三二年

「非所計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報』（一月七日）用『要電』告訴我們：『聞陳（外交總長印友仁）與芳澤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日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云。』

中國的外交界看慣了在中國什麼都是『私人感情』，這樣的『觀察』，原也無足怪的。但從這一個『觀察』中，又可以『觀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裏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電』告訴了我們：『錦州三日

失守，連山綏中續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國聯』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暴日』似乎不像中國，專講這些的，這真只得『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了。

也許愛國志士，又要上京請願了罷。當然，『愛國熱忱』，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軌』，第二還是自己想一想，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樣，『私人感情』又怎樣。倘不『甚深』，據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計也』！然而又要覺悟這說的是真話。

（二月八日。）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大約總歸是十年以前罷，我因為生了病，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裏放着一本德國『星期報』（Die Woche）上，看見了一幅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着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着手鎗。這是最先看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裏想，有這樣凶暴麼，覺得好笑罷了。後來看了幾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是怎樣壞，這才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是自己斷定：這革命恐怕對於窮人有了好處，那麼